



# 曼殊代表作

織雲女士編



上海亞細亞書局印行

1928.



所 版  
有 權

蘇曼殊代表作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編輯者 織雲女士

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  
上海大通路培德里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 非夢記



吾邑汪玄度，老畫師也，其人正直，爲里黨所推。妻早亡，賸二女，長曰薇香，次曰芸香，均國色。玄度自教二女繪事。有燕生名海琴者，其父與玄度世交，因遣之從玄度學。既三年，頗得雲林之致，而生孜孜若無能也。玄度愛生如己子，欲以薇香妻之，生之父母，俱皆當意。生行年十二，遭母喪，父挈之博遊西樵。逾年歸，將爲生行訂婚之禮，不料以消渴疾卒。生惟依其孀劉氏。後三年，



玄度重以姻事聞於劉，劉意殊不屬，乃婉言曰：『待之，待之，更三年議此，未遲也。』一日劉假無心之詞，問生曰：『汝愛薇香否？』生視地不答。劉曰：『薇香好女子也，惟我問諸算命先生矣，恐不利於汝，故爲汝辭之耳。』生愈不語。過四日，生得沉疾，劉百問不一答。劉心知其理，耳語之曰：『我有甥女鳳嫻，與薇香不上下，定爲汝娶之，勿戚也！』薇香但善畫；須知畫者，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豈如鳳嫻家累千金，門當戶對者耶？』生不語如故。又過五日，生病稍痊，劉大

悅，命侍婢阿娟以玫瑰點心進之。詰朝，生徐行至燕處之室，甫入，見劉與一靚妝女郎共話，女突見生，卽起立欲避，生凝矚不轉。劉見生，慰問倍切；忽而微哂，引女郎之手，卽問生曰：『昨日點心美乎？』生曰：『厥製滋佳。』因問所自來，劉向女郎言曰：『汝今日更爲海琴多製百枚，彼病新瘥，食量必倍於汝。』此時女郎紅上梨窩，生肅然欲退，劉止之，笑曰：『海琴今日見嘉賓不拜，何也？旣啖人家點心，不當道謝耶？』生如言，與女郎爲禮，女亦筓爾，盈盈下拜。此靚面之始也。停

午，女親持重酪及餅子饋生，生亦欣然相受。抵暮，生患又發；體中溫度，逾四十。第二日，人略清爽，復見女郎，輒步溫香，捧藥而進。自是殷勤調護，彼此默不一言。一夕，生目稍瞑，忽覺有人卽枕畔引生右手，加諸鼻端聞之；復傾首以櫻唇微微親生之顙。迄生張目而視，則女郎悄立於燈畔，著雪白輕紗衫，靡顏膩理；二人眼光頻頻相對，生中心愈覺搖搖。久之，微啓女郎曰：『阿姊悴矣！』又曰：『何事見教？敬煩阿姊以芳名見告。』女低鬟不應。有間，生再問曰：『嬌娘安睡未？』女又

不應。然見生發問，若欣欣然有喜色，卽探懷出一嵌珠小匣授生，迴身而去。厥後生久不覩女郎，乃私叩阿娟曰：『前日女郎何人也？』阿娟笑而不答。他日又問，附耳曰：『汪家薇香，公子認得未？』旣而生自念，薇香貞默達禮，吾雖在病中，豈容爲我侍側，矧以香盒見貽，於禮尤悖。生不見薇香七稔，然幼小之時，知其腰纖細，髮茂密，及其雙窩動處，今日尙歷歷憶之。繼而更設一想，謂此女郎或吾在夢中所遇，非真薇香，殆阿娟給我耳？執盒細瞻之，異常精好，凝香如故，則又明明非夢。使阿娟

之言屬實，何以容髮並不符協？此際百思亦不能得其真，綜之，此女郎非薇香，卽鳳嫻；非鳳嫻，卽薇香。舍此二人，婦娘決無遺看病榻之理。由是往復推勘，如入魔不醒，忽而急起呼曰：『阿娟，汝趣告主母，公子非薇香，卽畢生不娶也！』數日，生似愈而非愈。劉復慰曰：『汝須自寧其神，明春爲汝娶薇香也。』生自此日，爲狀微適。有僧名遣凡者，與生素舊，微窺其情，隨時示以般若意旨，令自開悟，而生執於滯情，疑信參半。破夏，遣凡約生赴鼎湖，居報恩寺四十餘日，病弗瘳。一日，

生泛舟過一橋，有二女行釣水邊，微風動裾，風致乃如仙人。生審覘之，的與垂髻時無參差，正薇香姊妹也。心躍然動不已，知阿娟之言果妄。既歸，訪之小沙彌，方知玄度寄寓寶幢南院。明日晨齋畢，生謁玄度，玄度麤衣垢面，而神宇高古，方伏案作畫。畫松下一老僧，獨坐彈琴，一鶴飛下。既竟，命生爲題之，生接筆搆思，少選，書一絕句曰：『海天空闊九皋深，飛下松陰聽鼓琴；明日飄然又何處？——白雲與爾共無心。』玄度自然其鬚曰：『字跡類女子，然小詩可誦也。』已而告生

曰：『吾來已兩月，一二日須返里，爲先人修墓。汝軟弱，於此靜養爲宜，吾事畢卽來看汝。』生聞言，戚然改容，知不能與薇香於此圖良會也，遂辭其師出門，惘惘路上。遇韋媼迎面言曰：『久未見公子，公子面容瘦峭，何也？我正有無窮之言，宜加質問，公子許我乎？』生心滋異，廻憶媼是薇香孀母，慈祥之人也，恭謹答曰：『惟媼之命。』媼第一問曰：『頗聞人言，公子已定婚；其人麗且富也，非歟？』生曰：『未之前聞。』第二問曰：『公子髫齡時，與薇香甚相親愛，今公子憶念之

乎？」生曰：『深憶之。』第三問曰：『微香曾有  
何物贈公子？」生曰：『有，其亡母所遺波斯國合  
心花釵。』第四問曰：『今猶在否？』生曰：『珍  
藏之。』最後，第五問曰：『公子愛花釵，抑愛表  
妹之香盒耶？』生始聳然不能爲辭，相顧良久，反  
問媪曰：『媪那知香盒事？』媪不答，卽正色言  
曰：『微香傾心向公子以來，匪日不思公子，密告  
我曰：『不偶公子，不如無生。我深念微香雖貧，  
公子夙稱風義，固如是負一女子耶？』生從容答  
曰：『我心亦如微香，此事稟父母之命，我實誓此



心。天下女子，非薇香不娶也。』遂將得病受盒諸事，一一白媪，媪始省劉之用心，並非公子忘懷。生瀕行曰：『上帝在天，矢死不移吾志。』媪曰：『佳哉，公子之言也！公子珍重千萬！我他日會令薇香見，望公子勿泄於人。』生歸寺中，日思日懼，知劉果無意於薇香。一日，閑步至山門，見柳瘦於骨，山容蕭然，知清秋亦垂暮矣。卽以此日辭遣凡歸家。遣凡勉之曰：『子有夙慧，我深信之，毋近淖約，自不忱煩惑之海，子其念之！』生抵家，日伺韋媪之踐其前約，忽而阿娟趨至，瞪目謂生

曰：『公子且登樓，有事相告。』生果從之登樓，  
阿娟當窗以千里鏡授生，遙指澤邊言曰：『公子諦  
視之，勿誤也。』生引鏡臨眺，遠遠一女子，倚風  
獨盼，審視嚇然薇香也。俄一男子步近其前，生覺  
手足酥軟，墜鏡於地。阿娟扶之下樓，生幾半日不  
動。阿娟乘間曰：『言之或勿訝耶？吾見此狀，不  
一次矣；以公子不在家，未卽進言於公子（前時公  
子見問，侍湯藥者何人，吾以爲薇香，今則知實爲公  
子表妹鳳嫻也。表妹幽閑貞靜，愛公子罔有悛心。  
而薇香之爲人，公子殆有以見之矣。然公子當日要

吾告主母，非若人不娶；吾誠不知公子於義何取，或公子未知其人底細？主母時亦有言，在理應爲公子娶薇香，然而婚姻事大，既聞此女有解佩遺簪之行，則此女何得污吾公子？主母故遣表妹一見公子，以試公子懷抱；奈何公子不察，口口聲聲，謂非薇香不要，至於苦病連綿，今公子自思，豈可以金玉之質，爲街女摧折？其愍直不值薇香之一笑。公子誠能自淨其心，一依主母之命，則吾亦藉公子洪福，承迎公子，終身享有齊眉之樂，願公子審思之！』阿娟言畢，生注目視几上書篋，默不一語。

明日阿娟引鳳嫻入生之室，而告生曰：『公子病中存問之人也。』言已遂行。鳳嫻始以輕婉之聲啓生曰：『表兄！玉體少安耶？』生應曰：『敬謝表妹。』二人寂然而立。空庭落葉，二人一一聽之。鳳嫻覘生睫間似有淚痕，婉慰之曰：『望蒼蒼者佑表兄無恙。』言已乃出。既而稍停趾，似待生發言。言生果有言曰：『請表妹得閒來坐。』鳳嫻既去，生復悄然自念，移時即啓書篋，出花釵，以吮救淚，然後裹之。呼阿娟告曰：『爲我敬還薇姑，言公子家法嚴，不容久藏此物也。』一日，淡雲微

雨，鳳嫻獨至生室，助生理浴衣。壁上有鏡，鳳嫻對鏡而坐。俄而徐徐引其眉角向生，言蘇州女子於傅粉一道，獨有神悟，蓋鳳嫻生長蘇州，好纖纖而談蘇州之事，問以昵辭，生但唯唯。繼而坐于生側，卷其纖指央生曰：『表兄試猜吾中指何在？』生猜之不中，鳳嫻微笑，執生之手，自脫珊瑚戒指爲生着之；遂以靨親生唇際，欲言而止者再，乃囁嚅言曰：『地老天荒，吾愛無極。』言已，竟以軟玉溫香之身，置生懷裏。生自還釵之後，心緒悽愴，甚於亡國。鳳嫻備悉其事，故沾沾自喜，以爲

生正在迴心轉意；徐徐輸以情款，卽垂手而得。劉卽時時引生，同鳳嫻遊履園中，生益慙然，覺天下無一事一物，能令其心生喜悅者。猛憶遣凡平昔所言，欸欸近情，殊非虛妄。作計既定，卽託病辭劉，重往鼎湖，劉不知生已絕意人世，頻使鳳嫻傳問，生則凡百求棄於鳳嫻，而鳳嫻濃情蜜意，日益加切。一日，大霧迷漫，生晨起引目望海，海沉沉無聲。久之，亦似沈吟語曰：『世人夢中，悠然自得真趣，若在日間，海闊天空，都無意味也。』生正在垂眉閉眼，適其時微聞足音，憬然迴顧，則鳳

嫻阿娟同至。生延坐曰：『謝表妹遠道臨存。』鳳嫻曰：『我來求教，何言謝也？』忽而愕視生曰：『表兄胡爲顏色猝變？寺中風露侵人，表兄今日同吾歸乎？』生乃凝思曰：『表妹勿爲吾憂，吾山居樂也。』阿娟將荔支進生，鳳嫻爲生擘之，此時各有心緒，脈脈不宣。阿娟旣退，鳳嫻含笑問曰：『有人咏荔支壳云：「莫道紅顏多薄命，昨宵曾抱玉郎來」二語，工乎？』生似有所念，已乃漫應曰，「工。」鳳嫻方欲再言，生頗踟躇。時見天際雁羣，忽而中斷，至於遙遙不見，遂對鳳嫻脫口言

曰：『累勞玉趾，良用歉仄；既承垂愛，今有至言相告：吾多病殆不能歸家，卽於寺中長蔬拜佛，一報父母養育之恩，一修來生之果，幸表妹爲白孀娘，請孀娘哀恕之。』鳳嫻聞言，蘊淚於睫，視生曰：『表兄此言何謂？吾豈敢傳於尊孀？須知吾身未分明，萬一尊孀聞此言，以爲吾必有所開罪於表兄，則吾與表兄，無相見之日，表兄彬彬溫霽之人，豈忍之乎？吾亦知有一人牽表兄之臆，顧其人弗端，人皆知之，表兄寧無所聞？今表兄忽以此言相示，且問吾謬戾至於何地？嗟夫！表兄傾聽之，



海潮漸漸，是吾瘞身處也。」言訖，嗚咽不已。此時情網彌天而下，生莫知所可。又見鳳嫻已清瘦可憐，竟以手扶鳳嫻，恍然凝思。既而變其詞曰：『表妹既知吾言爲有因，則必宥其離世之志。表妹高義干雲，吾豈無感。紱在心？適所言肆甚，須知吾心房已碎，不知爲計，還望表妹憐而恕我。表妹慎勿哭，人且來。』鳳嫻卽曰：『然則表兄知所趨避矣。』生歔歔答曰：『自今以去，常接表妹歡笑，不得謂非上蒼垂愍。』鳳嫻此時如石去心，復露其柔媚之態。抱生，以己頰偎生之頰，已而力加親

吻，遂與生別。生一夕聞僧言，玄度重來寶幢養  
痾，携燈參謁，則玄度病頗沈頓。二女并侍榻側，  
薇香見生入，卽避座而去。芸香垂其雙睫，似不欲  
視生也者。玄度視生，乃無一言。時方雨甚，韋媼  
堅留生宿隔院，夜已深沉，媼持燭來視，亦甚至敬  
禮。已而笑語生曰：『公子前此使阿娟期薇香於澤  
畔，公子乃忽爽其約，而遣他人替代，宜乎？薇香  
不與之言而返，敢問公子何以對薇香？其時吾曾謁  
公子之門，阿娟答言公子已外出，公子豈知薇香憂  
迫之情而憐恤之耶？薇香初意本不欲出，吾特以公

子情深義重，力加勸勉，始毅然赴命耳。』生聞言心爲一震，卽倉皇答曰：『此何日事？吾未嘗有是約也。』媼思之，復曰：『是亦不能無問，然則花釵亦非公子親交阿娟者耶？』生曰：『花釵固吾親交阿娟令返薇香。』媼曰：『意何在也？』生曰：『此語何能答？亦不須問。今實告吾媼，吾此來鼎湖，不久當祝髮爲僧。』生至此咽塞不能續言，乃逆吞其淚，顫聲曰：『請媼語吾親愛之人，釵去而寸心存也。』媼此時愀然作色，曰：『前朝公子與一送眼流眉者，相抱而泣，沙彌共見之，此曷爲而』

然者耶？始吾歎公子信義多情，吾今然後知公子矣。』媼與生對答時，薇香潛立戶外，一一俱聞之，既返，踞椅於邑，抽刀遽欲自剄，聞其父呻楚聲，則又自止。若是者三，頃之與芸香共寢。芸香言相生儀表，決非負心之人。薇香斗憶生言寸心存，猶有藕斷絲連之意，又思答媼之第一語，中心油然暗喜，意必有人誑生，則他時二人親證，自能迴復其心。是夜雨滴不止，生亦不能成寐，思媼之言，實出至誠，知前時所見，實薇香見給於人，愈思則愈見薇香淑質貞亮，決其人無他遇。天明，將

還釵本末陳露於媼，深自引咎，乃歸寺，汲汲無歡。無何，玄度病卒，生出資營葬於寶幢，媼遂同薇香姊妹歸鄉。生亦以劉命催歸，歸時已不見鳳嫻，生始責阿娟妄言傷正。阿娟志恚曰：『不敢，既不許吾爲知言，公子當後識耳。』越日，劉謂生曰：『汝終日容色不悅何也？汝須自珍重，月內我爲汝定鳳嫻爲婦，臘月涓吉成禮。百年之好，吾爲汝慶。汝前謂非薇香不娶，此汝年髻尙輕，不曉世事。薇香德素何如，今姑勿論，使其人卓然貞白，娶之不但無一星之益，人且藐吾家世。我仔細廻

環，所以必爲汝娶鳳嫻者，門戶計耳。非我故爲猜薄薇香，鳳嫻亦婉惠可愛，何悖於汝？今汝須靜聽吾言，勿爲他人所惑，此男兒立身之道也。」生跪劉之前，力爭曰：「我負薇香，獨謂義何？」劉怒曰：「汝但博一女子歡心，視我之言爲寢辭耶？」生此時知劉意不可挽回。時日西夕，生往敏薇香之門，韋媼肅生入，生告之故，媼令薇香庭迎。是夕月寒霜冷，生肢體戰動，無以致辭。忽進抱薇香於懷，兩人胸際沉浮呼吸，息息皆聞。良久，薇香廻其含頰之面就生，微歎曰：「君旣迫於家庭之命，

則吾又豈容違越？願自保愛，毋以一女子傷君之懷。吾銜恩戀德，以至於今者，以君或能娶我耳。不謂天心已定，何必更言？今茲猶得接君眉宇，於吾福命已足，復何憾也？」言已，乞然以其葱纖，輕推生手，辭生而入，不欲以淚眼向生也。生惶懼而還，不知所以。翌晨，生忽不見蹤跡，三日並無音耗。劉以薇香誘生，訟於官，官乃刑鞫薇香，薇香無言，遂押薇香於女牢，生不知也。薇香顏色憔悴，不可復言，然自念爲生之故而受厄，甘也。生辭家行至虎山，盈眸寂樂，乃爲僧數十晨夕，憶薇

香不已；請一村嫗，潛修音問。芸香得書，辭甚瑰麗。芸香不敢泄其事，便同韋媪尋生，欲生歸，一白其姊之冤。二人至欽州，值江上盜賊蠭起，劫芸香以去。媪望門乞食，薇香不知也。先是邑中有巨富姓陳名道者，求生之畫，累年不得，厥心違怨，偶遊虎山，忽見生，卽歸具稟有司，謂生與石劍儒同黨，今潛迹沙門，恐有犯上之事。時巡撫某公，素知生名，因親往寺中，與生閑談，甚敬愛之。臨行密以實情告生，令卽去。及生離山，未半日而某公捕生之緹騎發矣。生窮寒路次，由是變易姓名，



鬻畫爲生，兩閱月至烟村。地去大良十數里，有老人見生行步容色可憐，歎生於別館，生一夕獨坐凝思，冀伊人之入夢也。忽見鳳嫻竊步入室，容髮如舊，生驚愕欲絕。鳳嫻審視生，滅燈同坐，微微太息。然後低聲言曰：『表兄勿駭，老人吾祖也。今晨聞婢輩談客窈窕無雙，又見手筆，知是表兄。比聞官府求表兄頗急，未審何因？幸表兄不以前事告吾祖父，但未知表兄今欲何行？』生默坐不應。鳳嫻雙手攬生，凄然下泣曰：『吾愧汝念汝，情何極也？』已而生依所教，作書慰劉，將避地大良。鳳

嫻爲生備貲甚豐，將新製鳳文之綬，親爲生束之。黎旦，生別鳳嫻，半月得從間道達大良，止於波羅寺。寺爲明時舊構，風景大佳。生飲水讀書，狷行自喜，人問幻景，一一付之淡忘。僧衆尊敬之。明年秋，有女眷遊息於寺，生瞥見一青衣，面容動靜，酷肖芸香，殷勤瞻矚，問其名居，不告。明晨生於窻上得芸香手簡，始知薇香繫獄，媿流落無方，生魂膽俱喪。束裝歸家，鳳嫻已俟生久矣。劉詩釋薇香，薇香出獄，自歸屋中，空無一人，生投書薇香，盡言爲僧及遇芸香之事。薇香披文下涕，

輒思自裁，又恐貽生母子之忤，遂寄食於鄰媪，爲人繡花朵以自度，矢志不嫁人。或勸薇香，薇香不聽也。忽一夕，生約薇香於疎星之下，以傷切之聲言曰：『父母雙亡，亦有何樂？薇香知吾言中之意乎？』薇香俯首低聲曰：『知之。』生曰：『善，吾愛汝心神俱切，願運與人忤：吾兩人此生終無緣分矣！今茲汝我前事，都不必提，惟吾兩人後此之心，當如何得其歸宿，則不能不於此夜今時解決之耳。』薇香再三歎息，乃謹容答曰：『人生爲淚，死爲魂耳。吾前此不曾謂君，毋以我累君家庭之樂』

乎？』生曰：『然，事勢至是，婉戀之情，當即斷絕。然而天地綿綿，我今試問汝立志不嫁他人，亦有以教我作人否？』薇香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女子不嫁，尋常事耳。』生反覆與言，終無動志。乃跪薇香之前，言曰：『汝不嫁人，我亦終吾身不娶；嬌娘如見偏者，有死而已。』薇香扶生於懷，言曰：『是何言耶？君殊亦未爲吾計也。須知吾之處境，實不同君；君如學我，是促吾命耳。君果愛我者，舍處順而外，無第二義。望君切勿以區區爲念；承順尊嬌，一不辜尊嬌之恩，二不負鳳嫻』

之義。吾今生雖不屬君，但得見君享團圓之福，則所以慰我者，不已多乎？」言至此，以指示生曰：『有人。』生迴望則鳳嫻矗立於後，目光如何，生不能見。但聞鳳嫻微微一歎曰：『彼何人者？』生枯立如石人，鳳嫻即曰：『嚮也阿娟謂此女眼色媚人，今乃知果清超拔俗也。』生復迴視，知薇香已去。因歎曰：『賢哉薇香乎！』鳳嫻續曰：『此言良信，表兄盍有以成其志耶？』生仰天而噓，少間，問鳳嫻曰：『其言一一諦聽否？』鳳嫻但凝睇而不答，須臾以臉伏生胸次，言曰：『表兄愛之，』

固其宜矣。獨弗體尊嬪之心，而云終身不娶，抑以我不肖，弗屑締盟耶？」言時，嬌泣不止。生知不必更語，爲扶將曰：『歸。』明日，生接薇香書，書僅數言，生不食而泣；三詣薇香，終不復見。劉與鳳嫻極力慰解，會遣凡來訪，劉便使生經營行裝，與遣凡重遊大良，冀遣凡有以收束其心。一日，途中見兩麗人，騎細馬而來，其前一人，顧盼不捨，其後一人，微微以目示意，令生相隨。生知是芸香，心驟喜，意此行必得薇香迹兆，足不覺隨其後而步。俄至一巨闕，邑邑徘徊。至日落，忽見韋媼

出，漫向生曰：『公子佳乎？』且言在欽州遇盜，與芸香分散，月前乞食經此，託天之庇，復得與芸香相會。芸香自遭劫後，江學使以重金購得之，今卽此家女公子侍兒也。』生問：『薇香安居？』媪聞言恨且歎曰：『尊嬸真不諒人！』遂執生手，歎喟頻頻。生戰慄曰：『媪語我，薇香安在？』媪終不答一言。生趨而返。明日曉鐘未發，不辭遣凡而去。生與薇香慕戀事，遣凡微有所聞。爾日，徧覓生不得，卽馳至生家，生亦未返。乃呼阿娟細詰其事，阿娟略述之。遣凡曰：『薇香今在何許？』阿

娟云：『徽香自作書給公子，謂初心已易，即日如大良，囑公子無庸懷顧，凶徵卽兆於彼夕也。』遣凡曰：『然則徽香死矣？——汝親見其死狀否？』阿娟云：『韋媼語我，有得素鳥於江側者，徽香遺物也。』兼囑勿言於公子。遣凡沉思曰：『公子歸來，汝誠勿以此告之。』爾時鳳嫻在旁，泣詢生歸期；遣凡徐曰：『以我思之，或有相見之日。』其後年春，遣凡行次五指山，遇一執役僧，卽生也。見遣凡不談往事。逾數月，遣凡見生山居寧謐，遂卷單而別。





## 碎簪記

余至西湖之第五日，晨餐甫罷，徘徊於南樓之上，鐘聲悠悠者逝。遙望西湖風物如恆，但與我遊者，乃不同耳。計余前後來此凡十三次：獨遊者九次，共曇諦法師一次，共法忍禪師一次，共鄧繩侯獨秀山民一次，今卽同莊湜也。此日天氣陰晦，欲雨不雨，故無遊人，僅有二三采菱之舟，出沒湖中。余忽見楊柳毵毵之下，碧水紅蓮之間，有扁舟徐徐而至。更視舟中，乃一淡裝女郎；心謂此女遊

興不淺，何以獨無伴侶？移時，舟停於石步，此女風致，果如仙人也！至旅邸之門，以吾名氏叩闈者，闈者肅之登樓。余正駭異，女亦至吾前，盈盈爲禮，然後赧然言曰：『先生幸恕唐突。聞先生偕莊君同來，然歟？』余漫應曰：『然。』女曰：『妾爲莊君舊友，特來奉訪。敬問先生，莊君今在否？』余曰：『晨朝策馬自去，或至靈隱天竺間，日暮歸來，亦未可定。君有何事？吾可代答也。』爾時女若有所思，已而復啓余曰：『妾姓杜，名靈芳，住湖邊旅舍第六號室，敬乞傳語莊君，明日上

午惠過一談。但有瀆清神，良用歉仄耳。」余曰：「敬聞命矣。」女復含赧謝余，打漿而去。余此際神經，頗爲此女所擾，此何故哉？一者：吾友莊湜恭慎篤學，向未聞與女子交遊，此女胡爲乎來？二者：吾與此女無一面之雅，何由知吾名姓。又知莊湜同來？三者：此女正當綺齡，而私約莊湜於逆旅，此何等事！若謂平康挾瑟者流，則其人儀態萬方，非也。若謂莊湜世交，何以獨來訪問，不畏多言耶？余靜坐沉思，久乃聳然曰：「天下女子，皆禍水也！」余立意既定；抵莫，莊湜歸，吾暫不提

此。明日余以電話詢湖邊旅舍曰：『六號室客共幾人』曰：『母女并婢三人。』曰：『從何處來？』曰：『上海。』曰：『有幾日住？』曰：『飯後乘快車去。』余思此時即使莊湜趨約，亦不能及；又思此亦細事，吾不語莊湜，亦未爲無信於良友也。又明日爲十八日，友人要余赴江頭觀潮，并觀三牛所牽舟，莊湜倦不果行。迄余還已燈火矣。余不見莊湜，問之閤者，閤者云其於六句鐘得一信，時具晚膳，獨坐不食，須臾外出，似有事也。余卽往覓之，沿堤行至斷橋，方見莊湜臨風獨盼。余曰：

『露重風多，何爲不歸？』莊湜不余答，但握余手，順步從余而返。至旅邸，余罷甚，卽就寢；仍未與言女子過訪之事也。余至夜半忽醒。明月侵簾，余披衣卽簾下窺之：湖光山色，一一在目。此景不可多得，余欲起莊湜同觀，正衣步至其榻，榻空如也。余卽出樓頭覓之。時萬籟俱寂，瞥眼見莊湜枯立欄前，余自後憑其肩，藉月光看其面，有無數溼痕。余問之曰：『子何思之深耶？』莊湜乃不余答，但悄然以巾掩淚。余心至煩亂，不知所以慰之，惟有強之就榻安眠；實則莊湜果能安眠否，余

不之知，以余此夜亦似睡而非睡也。翌朝，余見莊  
湜面灰白，雙目微紅，食不下咽，其心似曰：『吾  
幽憂正未有艾，吾殆無機復吾常態，與畏友論湖山  
風月矣！』飯罷，余莊容語之曰：『子自昨日神色  
大變，或有隱恫在心，有觸而發；未嘗與我一言，  
何也？試思吾與子交厚，昨夜觀子情況，使吾與子  
異地而處，子情何以堪？』此時余反覆與言，終不  
一答。余不欲擾其心緒，遂與放舟同遊，冀有以舒  
其憂鬱，而莊湜始終不稍吐其心事。余思莊湜天性  
至厚，此事不欲與我言者，必有難言之隱。昨日聞

者所云得一信，甯非女郎手筆？吾不欲與莊湜湜女  
子事者，因吾知莊湜用情真摯，而年髻尙輕，恐一  
失足，萬事瓦解。吾非謂人間不得言愛也！今茲據  
此情景，則莊湜定與淡裝女郎，有莫大關係。吾老  
於憂患矣，無端爲莊湜動我纏綿悱惻之感，何哉！  
余同莊湜既登孤山，見「碧晴國」人數輩，在放鶴  
亭遊覽。復一碧晴女子高歌曰：“Love is enough.”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 女歌畢，卽聞空  
谷作回音，亦曰：“Love is enough.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 時一青年繼曰：“O! You kid!



Sorrow is the depth of Love.”空谷作抗音如前。

遊人均大笑，余見莊湜亦笑，然而強笑不歡，益增吾悲耳。連日天晴潮靜，余出必強莊湜同行。余視莊湜愁潮稍退，漸歸平靜之境；然莊湜弱不勝衣，如在大病之後。余則如泛大海中，但望海不揚波，則吾友之心，庶可收拾。一日，莊湜忽問余曰：『吾騎馬出遊之日，曾有老人覓我否？』余卽曰：『彼日覓子者，非老人，乃一女郎。』莊湜愕視余曰：『女子耶？彼會有何語？』余始將前事告之，並問曰：『彼女子，何人也？』莊湜思少間，答

曰：『吾知之，而未嘗見面者也。』余曰：『始吾不欲以兒女之情擾子遊興，故未言之。今茲反使我不能無問者，子何爲得書而神變耶？吾思書必爲彼女所寄，然耶？否耶？』莊湜急曰：『否，乃叔父致我者。』余又問曰：『然則書中所言，與女子過訪不相涉耶？』莊湜曰：『彼女過訪，實出吾意料之外。君言之，我始知之。』余又問曰：『如彼日子未外出，亦願見彼女子否？』莊湜曰：『不願見之。』余又問曰：『子何由問我有無老人來過？彼老人，何人也？』莊湜曰：『恐吾叔父來，不相值』

耳。』亡何，秋老冬初，莊湜束裝歸去。余以腸病復發，淹留湖上，或觀書，或垂釣，或吸呂宋煙，用已吾疾，實則腸疾固難已也。他日，更來一女子，問：「莊湜在否？」余曰：「早已歸去。」余且答且細瞻之，則容光靡豔，丰韻娟逸，正盈盈十五之年也。女聞莊湜已歸，卽惘惘乘軒去。余沉吟歎曰：『前後訪莊湜者兩人，均麗絕人寰者也。今姑不問二人與莊湜何等緣分，然二人均不以遇莊湜，憂形於色，則莊湜必爲兩者之意中人，無疑矣。但不知莊湜心在阿誰邊耳？』又思：莊湜曾言

不願見前之女子，今日使莊湜在者，願見之乎？抑不願見之乎？吾今無從而窺莊湜也。夫天下最難解決之事，唯情耳。莊湜深宵掩淚時，余心知此子必爲情所累，特其情史未之前聞。余又深信莊湜心無二色，昔人有言：『一絲既定，萬死不更。』莊湜有焉。今探問莊湜者，竟有二美，則莊湜之不幸，可想而知。哀哉，恐吾良友，不復永年！故余更曰：『天下女子，皆禍水也！』半月，余亦歸滬。行裝甫卸，即訪莊湜。其婦云：『莊湜日來患熱症，現住法國醫院。』余馳院視之，莊湜見余，執

余手，不言亦不笑。余問之曰：『子病略愈否？』  
莊湜但點首而已。余撫其額，熱度亦不高，余此時  
更不能以第二女訪問之事告之，故余亦無言。默坐  
室內，可半點鐘，見莊湜閉睫而臥，適醫者入，余  
低聲以病狀問醫者：醫者謂其病症甚輕，惟神經受  
傷頗重，并屬余不必與談往事。醫者既行，余出錶  
視之，已八句鐘又十分矣。余視莊湜仍貼然而睡，  
起立欲歸，方啓扉，莊湜忽張目向余曰：『且勿遽  
行，正欲與君作長談也。』余曰：『子宜靜臥，吾  
明晨再至。』莊湜曰：『吾事須今夕告君，君請

坐，吾得對君吐吾衷曲，較藥石爲有效驗；吾見君時，心緒已甯。更有一事，吾今日適接杜靈芳之簡，約於九句鐘來院，吾向醫者聲明，醫者已許吾談至十句鐘爲止。此子君曾於湖上見之，於吾爲第一見，故吾求君陪，或吾辭有不達意者，君須助我。君爲吾至親愛之友，此子亦爲吾至親愛之友。顧此子向未謀面，今夕相逢，得君一證吾心迹，一證彼爲德容俱備之人，異日或能爲我求於叔父，於事滋佳。』莊湜且言且振作其精神，不似帶病之人，余心始釋。然余思此夕處此境地，實生平所未

經；蓋男女慕戀，憔悴哀痛而外，無可言者，吾何能於其間置一詞哉？繼念莊湜今以一片真誠求我，我何忍却之？余復默坐。少間，女郎已至，駐足室外，莊湜略起，肅之入，余鞠躬與之爲禮。莊湜肅然言曰：『吾心慕君，爲日非淺，今日始親芳範，幸何如也！』此際女郎雙頰爲酡，羞赧不知所對。莊湜復曰，『在座者，卽吾友曼殊君；性至仁愛，幸勿以禮防爲隔也。』女始低聲應曰：『知之。』莊湜曰：『吾無時不神馳左右，無如事多乖舛，前此累次不願見君者，實不得已，未審令兄亦嘗有

書傳達此意否？」女復應曰：「知之。」莊湜曰：「余遊西湖之日，接叔父書，謂聞人言，君受聘於林姓，迎親有日，然歟？」女容色滲沮，而顫聲答曰：「非也。」莊湜繼曰：「如此事果確者，君將何以……？」話未畢，女截斷言曰：「碧海青天，矢死不易吾初心也！」莊湜心爲摧折，不復言者久之。女忽問曰：「妾中秋侍母之錢塘觀潮，令叔已知之耶？」莊湜曰：「或知之也。」女曰：「妾湖上訪君未遇，令叔亦知之耶？」莊湜曰：「惟吾與曼殊君知之耳？」女曰：「令叔今去通



州，何日歸耶？」莊湜曰：「不知。」女郎至此，欲問而止者再。已而囁囁問曰：「君與蓮佩女士曾見面否？彼與妾同鄉同塾，其人柔淑堪嘉也。」莊湜曰：「吾居青島時，曾三次見之，均吾婦介紹。」女曰：「君偕曼殊君遊湖所在，是彼告我者。彼今亦在武林，未與湖上相遇耶？」莊湜曰：「且未聞之。」此際余始得向莊湜插一言曰：「子行後，果有女子來訪。」女驚向余曰：「請問先生，得毋密髮虛鬢，亭七玉立者歟？」余曰：「是矣。」莊湜聞言，淚盈其睫。女郎蹶然就榻，執莊

湜之手泫然曰：『君知妾，妾亦知君。』言次，自拔玉簪授莊湜曰：『天不從人願者，碎之可耳！』余心良不忍聽此女作不祥之語，余視錶此時剛十句鐘矣。余乃勸女郎早歸，裨莊湜安歇，女郎默默與吾握手，遂淒然而別。嗟乎，此吾友莊湜與靈芳會晤之始，亦卽會晤之終也！

（中間情節）莊湜甚愛靈芳，而其叔嬸不之許，蓋其嬸屬意於伊之甥女燕小姐佩蓮也。佩蓮亦一不凡女子，天生情種，愛莊湜不亞

於靈芳。惟莊湜因思念「上帝汝臨，無二爾心」之句，以「弱水三千」之義，心先屬靈芳，故執意非靈芳不娶。叔婦乃携之赴江灣別墅，拒與靈芳往還，而命佩蓮時與溫渥盤桓。佩蓮生日之次日，佩蓮約莊湜並曼殊所僞托之「余」，共出行草地中。

迄余等返江灣，莊湜頻頻嘆喟，復時時細詰侍婢。時夕余赴書齋覓書，乃見莊湜含淚對燈而坐。余卽坐其身畔，正欲覓辭慰之，莊湜悽聲語余曰：

「靈芳之玉簪碎矣！」余不覺驚曰：「何時碎之？何人碎之？」莊湜曰：「吾俱不知，吾歸時卽枕下取觀，始知之。」莊湜言已，嗚咽不勝。適其時佩蓮亦至，立莊湜之前問曰：「君何爲而哭也？或吾有所開罪於君耶？幸相告也。」百問不一答。佩蓮固心知其哭也爲彼，遂亦卽莊湜身畔，掩面而哭。久之，侍婢扶佩蓮歸臥室。余見莊湜戰慄不已，知其病重矣，卽勸之歸寢。明晨，余復看莊湜，莊湜見余，如不復識；但注目直視，默不一言。余卽時請謁其叔，語以莊湜病症頗危，而稍稍道及靈芳之

事，冀有以助莊湜於毫末。其叔怒曰：『其人不聽吾言，狂悖已甚；煩汝語彼，吾已碎其玉簪矣！此人年少任情，不知「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古有明訓耶！』言已，就案草一方交余曰：『據此人病狀，乃肝經受邪之證。用人參，白芍，半夏，各三錢；南星，黃連，各二錢；陳皮，甘草，白芥子，各一錢；水煎服兩三劑，則癒。煩爲我照料一切。』言時浩歎不置。余接方嗒然而退，招侍婢往藥局配方，侍婢低聲語余曰：『燕小姐昨夜死於臥室，事甚怪，主母戒勿洩言於公子。』余卽問曰：『汝親

見燕小姐死狀否？」侍婢曰：「吾今早始見之，蓋以小刃自斷其喉部也。」余曰：「萬勿告公子，汝速去取藥。」及余返莊湜臥室，莊湜面發紫色，其唇已白，雙目注余面不轉。余問：「安否？」累問莊湜都如不聞。余靜坐室中，待侍婢歸，莊湜復搖首歎息，一似知佩蓮昨夕之事者，余心料無人語彼，何由知之？忽侍婢歸以藥付余，復以一信呈莊湜。莊湜觀信既已，即以授余，面色復變而爲青。余側身撫其肩。莊湜此時，略下其淚，然甚稀疏。余知此乃靈芳手筆，顧今無暇閱之。更遲半句鐘，

侍婢將湯藥而進，莊湜徐徐服之，然後靜臥。余乃乘間披靈芳之信，覽之。信曰：『湜君足下：病院相晤之後，銀河一角，咫尺天涯！每思隆情盛意，卽亦點首太息而已。今者我兩人情分絕矣！前日趨叩高齋，正君偕佩姑出遊時也；蒙令叔出肺腑之言相勸，昔日遺簪，乃妾請於令叔碎之，用踐前言者也。今茲玉簪既碎，而吾初心易矣！望君勿戀戀細弱，須一意憐愛蓮姑，妾此心所不與君結同心者，有如噉日。復望君順承令叔孀之命，以享家庭團圓之樂，則薄命人亦堪告慰。嗟乎！但願訂姻緣於再

世，盡燕婉於來生。自茲訣別，夫復何言！靈芳再拜。』余觀竟，一歎莊湜一生好事，已成逝水；一歎佩蓮之不可復作，而靈芳此後情境，余不暇計及之矣。莊湜忽醒而吐，余重復搓其背。莊湜吐已，語余曰：『靈芳絕我，我固諒之，蓋深知其心也。惜吾後此無緣復見靈芳，然而……』言至此，咽氣不復成聲，余卽扶之而臥，直至晚上，都不作一言。余囑侍婢好好看視，冀其明日神識清爽，卽可仍圖歡聚。余遂離其病榻歸寢。然余是夕已震恐不堪，亦唯有靜坐吸煙，聯吸十餘枝，始解衣而睡。



出新錶視之，不覺一句半鐘。余甫合眼，忽聞有人啓余寢室之門，望之，則見侍婢持燭倉皇帶淚，而啓余曰：『公子氣斷矣！』余急起趨至其室，案莊湜之體，冷如冰霜。少間，其叔嬸俱至，其叔捨太息之外，無他言；唯其嬸垂淚顫聲撫莊湜曰：『汝真不解事，累我至此田地！』言已復哭。天明，余亟雇車馳至紅橋某當舖，出新錶典押；意此錶今不送人亦可。余既典得四十金，卽出。乃遇一女子，其面右腮有紅痣如瓜子大，猛憶此女乃靈芳之婢，遂問之曰：『靈芳安否？』女含淚不答。余知不

佳。時女引余至當舖屋角語余曰：『姑娘前夕已自縊，恫哉！今家中無錢部署喪事，故主母命我來此耳。』余聞此語，傷心之處，不啻莊湜親聞之也。遲三日爲莊湜出葬之日。來相送者，則其遠親一人，同學一人，都不知莊湜以何因緣，以殞其天年也。既安葬于衆妙三莊，余出厚資給守山者，令其時購鮮花種於墳前，蓋不忍使莊湜復見殘英。今茲莊湜靈芳佩蓮之緣情既了，彼三人者，或一日有相見之期，然而難也！

## 焚劍記

(上文情節)廣東有一富家書生號獨孤生者，因家漸貧，爲宗親所侮。旋以開罪於當局友人，逃欽州，易姓氏爲人灌園。村中有一八旬老翁，以其俊邁不羣，遣孫女邀赴其家。翁有二孫女，長名阿蘭，次名阿蕙，阿蘭甚心屬之。後以亂兵至村，翁嘔血而死，但託二孫女姻親之事於生，並允以阿蘭字之。

生與二女，魂飛神喪，時有流彈中屋，屋頂破，三人遂葬老人於屋側。生念吾身世孤子，死何足惜？但二女可憐，他鄉未必可止，吾必護之至香港，使自謀生，不負老人之託。時二女方哭於新墳之側，生勉携之至山脚，二女昏然如醉，生抱之登小舟。沿流而下，已二日，捨舟登陸。憔悴困苦，不可復言。村間煙火已絕，路無行人，但有死屍而已。此時萬籟俱寂，微月照地，阿蕙忽牽生手，一手指叢屍中，悄語生曰：『此屍蓬首挺身欲起，或

未死也。』生趨前問屍曰；『子能起耶！』屍曰；『苦哉！吾被彈洞穿吾肩，不知吾何罪而罹此厄也？汝三人慎勿前去，倘遇暴兵，二女甯不立爲齏粉？暴兵以半日殺盡此村人口。此雖下里之民，然均自耕而食，自織而衣，素未聞有履非法者。甚矣，天之以人爲戲也！』生卽扶其人徐起，其人始哭。哭已，續言曰：『吾有老母愛弟，並爲暴兵戮死，投之川流。繼而吾中彈，忍痛潛臥屍中，經一夜一日，今遇汝三人，謝社蒼助我。此去不遠，爲吾田莊，汝三人且同留止，暫避凶頑。』生扶其

人，徐步至莊；莊內已焚掠一空。其人赴圍柵之側，知新米一包尙在，二女於是採葵作羹，四人得不餓。過三朝，其人出村邊一望，開口有木片釘塞，榜貼黃榜朱字云：『此是鬼村，行人莫入。』其人歸告生曰：『吾姓周名阿大，此卽周家村，好事者今以鬼名吾村，咸相戒不敢近。不知猶有我周大一人未死。天下奇事固多，不料吾年四十，始身受之。』更逾數朝，有人於開口潛窺，見生等形狀枯瘦，疑爲行尸；二女久不修容，憔悴正如鬼也。忽有一人窺見阿大，問曰：『汝是鬼邪？或阿

『大未死也？』阿大見此人是鄰村舊識，具陳本末，且言有友攜妹，欲諧前村求食，求友爲先容，庶不見疑爲鬼魅。友遂開闢，與四人行至其家。友曰：『村人父老，死亡過半，幼少者，亦隨亂兵而謀衣食。』友出資爲四人略置衣服；停數日。阿大瘡處已平，四人雇帆船，風順，五日達於香港。

（中間情節）二女卽寄居于其姨氏家，周大留爲紀綱，生則飄然入山修道，仍期以後會。後姨家遷邊州，姨爲阿蘭提親，不從，

姨甚恨之，乃背姨私逃，潛回香港，傭于環伍家。會居停有戚串，見而愛之，居停又爲其提親，阿蘭才又決心逃避。

阿蘭知期已逼，長嘆曰：『人皆以我爲貿易，我無心以甯，無顏以居，我終浪迹以避之耳。』遂行。時薄暮，於九龍岸邊，逢一女子，年猶未笄，歛裾將赴水死。阿蘭力救之。女曰：『吾始生失母，父名余曰眉娘，繼母遇我無恩，往往以炭火燒余足，備諸毒虐，父畏阿母，不之問。隣居有老



嫗，勸余至石塘爲娼，謂一可免阿母猜忌，一可擇人而事。嫗之言雖穢，然細思嫗實至情之人，嫗之外，更無一人愍我喻我者爲可哀耳。」言已，哭泣甚哀，阿蘭亦泫然流涕，不知所以慰之。久乃撫女言曰：『汝且勿悲。吾身內有金數銀，可與汝潛遁他方，暫覓投身之處。』女感阿蘭言，從之。二人以灰炭自污其面，爲乞婦狀，旬日至東館西。約十里，日將西墜，有軍將似留學生，策馬而至。見二女勒馬欲迴，二女拜跪馬前求食；軍將笑，以手探鞍舉一人腿示二女曰：『吾儕以此度日，今僅餘一

腿，爾曹猶欲問鼎耶？」言已，縱轡而去。二女驚駭欲絕，相扶徐行，至一山村，有老者荷薪而歸。二女問「是間有亂否？何以軍中以人肉爲糧也？」老者不答，女凡三四問，老者厲聲曰：「一何少見？吾袋中有五香人心，吾妻所製，幾忘之。」言已，出心且行且嚼，二女見狀，憂迫特甚。此村以人爲食，他事豈復可問？然日暮窮途，無可爲計，二女相攜至一旅店求宿。有女人出應，欸對頗周，店內舊劣不堪，後有小門，鄰屋卽主人所居，無門相通。主人既出，倒鎖店門歸寢。時夜將半，阿蘭

忽聞隔屋有老人細聲笑曰：『女子之肉，嫩滑無倫。』又聞女主人笑聲。阿蘭就板縫中潛窺，則向所遇食人心者。女人又言：『刀已四日不用，恐有鏽。』老者曰：『吾當磨之。』言已，向床下牽出一蒲箱，方老者啓箱取刀，阿蘭命眉娘卽起，輕拔後關而遁。旣出，於疎籬外覘之，老者燈下磨刀，窸窣有聲。二女急走；時有新月，至村側東轉有堤，見稻草堆，二女俯身匿其下，覺甚空虛，遽入，中如小室，上有數孔通光。女心稍安。阿蘭更於草下得一箱甚重，審其爲富人之物，旁有駝毛氈，

氣枕，以及里丁餅干十數罐，意村有富人藏此，用備不時之需者。二女分餅干一罐，納袋中，餘無所取。天明，二女方行，迴顧村中，積水彌望；繼有淒厲之聲，隨風而至。始知大水爲災。二女於村廟中，得破鼓，僅容二人，遂乘之，順流而往，若扁舟泛大海。數日中，見難民出沒，絕爲悽慘，頻以餅干分贈之。眉娘爲阿蘭言曰：『吾記得幼時，居外家，亦遭水患，吾隨外大父，止於居背。同村有貧富二人，亦息樹間，經八日有半，富人食物將盡，貧者止餘熟山薯二，此其平日飼豬之物。富人探

囊，出一金錠示貧者曰：「若以薯子分我，我即與汝此金。」貧者以一薯易金，久之，復出一錠，向貧者言如前。貧者實饑，而心未決。富人曰：「子何不思之甚？昨夕天邊發紅光，明後日，水必退，子得金何事不辦？」貧者心動，竟從之。富人留薯不食，又半日，貧者饑甚，垂死，富人視之惘然。訖貧者氣絕，富人徐將所予二金錠取還，推其屍水中。入夜水果退，吾外祖見富人大惡，取楯擊其頭，富人不顧，但雙手堅掩其袋，恐楯中其金錠也。『阿蘭曰：』此非怪事。世人均以此富人之

道，爲安身立命之理。可歎耳！』亡何，大水既退，二女行乞如故，親愛愈極。閱兩月，阿蘭暴病卒於道中。彌留之際，猶三呼獨孤公子，氣斷猶含笑也。眉娘顧左右悄無人居，時夜已深，行入林中，遙見有燈火之光。既至，有宅門，徘徊獨泣。俄有人出問故，眉娘跪曰：『吾乞兒也，吾姊死於塗，今欲鬻身以葬吾姊耳。其人入，商之其妻，已而出對眉娘曰：『我販布客，汝留亦善。』明日夫妻二人，將阿蘭屍殮殮，見眉娘眉如細柳，容顏朗秀，夫妻倍憐之，視如己女。居數月，夫妻携眉

娘往南雄販布，頗得資。將歸，過始興縣南驛三十里外，夜投逆旋，遇賊，殺夫妻二人，劫眉娘及錢財，方登船，見一男子馳至，捉賊左腕，揮劍斷之，三賊奔走。問眉娘何處人，眉娘掩涕拜謝。具言身世所經，男子聞眉娘說阿蘭名字，默行數步，擲劍於地，仰天潛然曰；『阿蘭竟去人寰，我流離四方，友讎未復，阿蘭在幽冥之中，必能諒我。』眉娘聽男子言此，迴身怒詰之曰『吁，若即吾姊臨命所呼之獨孤氏耶？負心若此，試問吾姊，停辛竚苦，以待何人？吾誠不願見若！』言訖，於地取劍

欲自刎，生奪劍阻之，更欲躍身江流，亦未果願。生哭泣止之良久，眉娘歔歔言曰：『吾聞姊有胞妹在邊州，汝能送我到邊州見妹氏，返九龍。省吾父，然後死無憾耳。』生善其志行，從之，收劍卷之，如卷鞞帶。與眉娘上賊船，解維，過湜江，下汝水，六日達紅梅驛。二人登岸，以兄妹相呼，免路人見疑。尋到邊州，二人果遇阿蕙周大二人於海岸拾貝壳，二人見生，非常歡愜。及眉娘述其姊行狀畢，阿蕙慟哭失聲，思往謁姊氏墓，又不知處所。明日生卽送眉娘返九龍。生倏然不知去向。



（下文情節）眉娘既還鄉，聞父已死，不敢還家，乃傭於烟館。一日見獨孤生入，執一烟客，謂『我四方覓之久矣，如非害死吾友者乎？』舉劍欲殺之。經百般哀求，乃割其兩耳，縱之去。生爲友復仇後，赴邊州，詢周大『阿蕙何在？』云已過門守節。生默不一言，出腰間劍令周大焚之，如焚紙焉。此後遂不知所往。

## 絳紗記

絳紗記情節較複雜，述一人（作者所僞託之「余」），隨其叔營商星洲，叔爲其聘同業之女五姑者，情愛倍篤。後叔因事回華，留其人住星洲。叔未再至星洲之前，被五姑之假父陰謀吞蝕，尋破產，五姑之假父乃脅迫其人退婚。其人初擬自盡，繼決定還故國，並通款於五姑，五姑因深愛之，相將同行。

同船有謝姓叔姪二人，叔爲同業估客，姪爲秋雲女士，亦卽其好友夢珠之情人，曾於植園遺書時一見。詎料船遇險，四人分散；其人得絕島上老翁營救得免，謝姓叔姪亦被絕島上另一人救起。夢珠已久無消息，秋雲託爲探聽下落，並允代覓五姑。後訪得夢珠於蘇州，而夢珠已披鬚，謝絕塵緣。五姑亦死去，其人乃亦出家爲僧。一日隨師雲遊過粵，途次遇二尼，其一卽秋雲云。中間尙多穿插，茲不具述。今錄其舟中遇險被救寄住

絕島一段，一以有似鏡花緣，再亦可以覘曼殊「理想國」之一班也。

明日有英國公司船名威爾司歸香港，余偕五姑購得頭等艙位。既登舟，余閱搭客名單，華客僅有謝姓二人，并余等爲四人。余勸五姑莫憂，且聽天命。正午啓艙，園丁侍女并立岸邊，哭甚哀，余與五姑掩淚別之。天色垂晚，有女子立舵樓之上；視之乃植園遺書之人，然容止似不勝清怨。余卽告五姑，五姑與之言，殊落寞。忽背後有人喚聲，余回

顧，蓋卽估客也。自言送其姪女歸粵，兼道余舅氏之禍，實造自麥某一人，言已無限感喟。問余安適，余答以携眷歸鄉。越日，晚膳畢。余同五姑倚闌觀海。女子以余與其叔善，略就五姑閑譚。余微露思念夢珠之情，女驚問余於何處識之。余乃將吾與夢珠兒時情素，一一言之，至出家斷絕消息爲止。女聽至此，不動亦不言，余心知謝秋雲者，卽是此人，徐言曰：『請問小姐亦嘗聞吾友蹤跡否乎？』女垂其雙睫，含紅欲滴，細語余曰：『今日恕不告君，抵港時，當詳言之。君亦夢珠之友，或有』

以慰夢珠耳？」女言至此，黑風暴雨猝發。至夜，風少定，忽而船內人聲大譁；或言鐵穿，或言船沉。余驚起，亟抱五姑出艙面，時天沉如墨，舟子方下空艇救客，例先女後男。估客與女亦至，余告五姑莫哭，且扶女子先行，余卽謹握估客之手。估客垂淚曰：『冀彼蒼加庇二女。』此時船面水已沒足，余微睨女客所乘艇，僅辨其燈影飄搖海面。水過吾膝，余亦弗覺；但祝前艇燈光不滅，五姑與女得慶生還，則吾雖死船上，可以無憾。余仍鵠立，有意大利人爭先下艇，覩吾爲華人，無足輕重，推

吾入水。幸估客有力，一手急攬余腰，一手扶索下艇。余張目已不見前面燈光，心念五姑與女，必所不免。余此際不望生，但望死，忽覺神魂已脫軀殼。及余醒，則爲遭難第二日下半日矣。四矚竹籬茅舍，知是漁家。估客五姑女子，無一在余側；但有老人，踞牀理網，向余微笑曰：『老夫黎明，將漁舟載客歸來。』余泣曰：『良友三人，咸葬魚腹，余不如無生耳。』老人置其網，靄然言曰：『客何謂而泣也？天心仁愛，安知彼三人勿能遇救？客第安心，老夫當爲客訪其下落。』言畢，爲

余置食事，余問老人曰：『此何地？』老人搖手答曰：『先世避亂，率村人來此海邊，弄艇投竿，怡然自樂，老失亦不知是何地也。』余復問老人姓氏，老人言：『吾名并年歲亦亡之，何有於姓？但有妻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耳。』余矍然曰：『叟其仙乎？』老人不解余所謂。余更問以甲子數目等事，均不識。老人瞥見余懷中有時表，問之何物；余答以示時刻者。因語以一日廿四時，每時六十分，每分六十秒。老人正色曰：『將惡許用之？客速投於海中，不然者，爭端起矣。』明日天朗無



雲，余出廬獨行，疏柳微汀，儼然倪迂畫本也。茅屋雜處其間，男女自云，不讀書，不識字，但知敬老懷幼，孝悌力田而已。貿易則以有易無，並無貨幣。未嘗聞評議是非之聲；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復前行，見一山，登其上一望，週環皆水，海鳥明滅，知是小島。疑或近崖州西南。自念居此一月，仍不得五姑消息者，吾亦作波臣耳，吾安用生爲？及歸，見老人妻子，詞氣婉順，固是盛德人也。後數日，偕老人之子，出海邊行漁，遠遠見一女子，坐沙上。既近，卽是秋雲，顧余若不復識，余詢五姑

安在，始婉容加禮，一一爲具言五姑無恙，有西班牙女郎同伴，但不知流轉何方。余喜極，乘間叩夢珠事。女淒然曰：『余誠負良友！上帝在天，今請爲先生言之，先生長厚，必能諒其至冤。始吾村居，先君常歎夢珠溫雅平曠，以余許字之，而夢珠未知也。一日夢珠至余家，先君命余出見；余於無人處，以嬰年所弄玉贈之。數日侍婢於市見玉，購歸果所佩物，而吾家大禍至矣。先是有巨紳陳某，欲結一吾族，先君謝之。自夢珠出家事，傳播邑中，疑不能明也；有謂先君故逼薛氏子爲沙門，有謂余將設計

陷害之。巨紳子聞之，強欲得余，便誣先君與鄭常  
肅通。巡警至吾家，拔刃指几上新學偽經考，以爲  
鐵證。以先君之名，登在逆籍。先君無以自明，吞  
金而沒。吾將自投於井，二妹秋湘阻之，携余至其  
家，以燭淚塗吾面，令無人覺，使老嫗送余至香港  
依吾孀。一日，見循環日報，載有僧侶名夢珠遊印  
度紆道星洲。余思叔父在彼經商，余往，冀得相  
遇；乃背吾孀，附賈舶南行，於今三年矣。余遭家  
不造，無父母之庇，一日不得吾友，卽吾罪一日不  
追。設夢珠忘我，我終身爲比干剖心而不悔耳！

言至此，淚隨聲下。余思此女，求友分深，愛敬終始，求之人間，豈可多得？徐慰之曰：『吾聞渠在蘇州就館，吾願代小姐尋之。』女曰：『吾亦爲先生尋五姑耳。』女云住海邊石窟，言已遂別。余同老人子行阡陌間，老人與客候余已久。余見估客愈喜，私念如五姑亦相遇於此，將同棲絕境，復何所求？余三人居島中，共數晨夕，而五姑久無迹兆，心常動念。凡百餘日，忽見海面有煙紋一縷，知有汽船經過。須臾船果泊岸，余三人遂別島中人登船。船中儲鎗砲甚富，估客顛聲耳語余曰：『此曹實爲

海賊，將奈之何？」余曰：「天心自有安排；賊亦人耳，况吾輩身無長物，又何所顧慮？」時有賊人數輩，以繩縛秋雲於桅柱。既竟，指余二人曰：「速以錢交我輩，如無者，投汝於海！」忽一短人自艙中出，備問余輩行蹤，命解秋雲，已而曰：「吾姓區名辛，少有不臣之志，有所結納，是故顯名。船即我有，我能送君到香港，諸君屏除萬慮可也。」五日船至一灘頭，短人領余三人登岸，言此處詎九龍頗近。瞬息駛船他去。估客携其姪女歸堅道舊宅。停數日，女爲余整資裝，余即往吳淞。

# 斷鴻零鴈記

## 第十五章

余語吾妹既訖，私心歎曰：『靜子慧骨天生，一時無兩，甯不令人畏敬？惜乎吾固勿能長俟秋波也！』已而靜子盈盈至矣。靜子持續絹一幘，至余前；余肅然起立，接而觀之。蓮池之畔，環以垂楊修竹，固是姨家風物；有女郎兀立，風采盎然，碧羅爲衣，頗得吳帶當風之致。女郎挽文金高髻，卽漢制飛仙髻也。俯觀花燕，且自看妝映，儵然有出

塵之姿，飄飄有凌雲之概。余讚歎曰……『美哉伊人，奚啻真真者！』靜子聞言，轉目盼余：兼視余妹，莞爾言曰：『究又奚能與三郎之言相副耶？且三郎安可以外貌取人，亦覘其中藏如何耳。畫中人物，似弈弈動人，第不能言，三郎何從諗其中心着何顏色者？』余置其言弗答，續曰：『畫筆秀逸無倫，固是仙品，余生平博覽丹青之士，咸弗能逮。嗟乎，衣鉢塵土久，吾尙何言！今且據行雲流水之描，的是吾姊戛戛獨造，使余歎觀止矣。阿姊端爲吾師，吾何幸哉！』靜子此時，羞不能答，俛

首須臾，委婉言曰：『三郎胡爲而作如是言，令淺嘗者無地自容？但願三郎將今日之畫見賜，俾爲臨本，兼作永永紀念，以畫中意况，亦與余身世吻合，迹君性情，寧謂非然者？』

余曰：『余久不復留意於畫，蓋已江郎才盡。阿姊自是才調過人，固應使我北面紅妝，云何謂我妄言？』靜子舍羞不余答，余亦無言，但雙手擎余畫獻之，且無心而言曰：『敬乞吾畏友哂存，聊申穉弟傾服之誠，非敢言畫也。』靜子欣然曰：『三郎此言，適足以彰大作之益可貴耳！』言已，即平



鋪袖角，端承余畫，以溫厚之詞答曰：『敬謝三郎。三郎無庸以畏友外我，今得此畫，朝夕對之，不敢忘錫畫人也。』

是夕，微月已生，西海水波不興，余乃負杖出門，隨步所之。遇漁翁，相與閒話。迄翁收拾垂綸，余亦轉身歸去。時夜靜風嚴，余四顧，舍海曲殘月而外，別無所覩。及去余家僅丈計，瞥見有人俏立海邊孤石之旁，靜觀海面，余諦矚倩影亭亭，知爲靜子，遂前叩之曰：『立者其吾阿姊乎？』靜子聞余聲，却至欣悅，急迴首應曰：『三郎歸何

晏？獨不避海風耶？吾遲三郎於此久矣。三郎出時可曾加衣否？向晚氣候，不比日間，恐非三郎所勝，不能使人無戚戚於中。三郎善自珍攝，寒威滋可畏也。」余卽答曰：「感謝吾姊關垂，天寒夜寂，敬問吾姊於此，沈沈何思？女弟胡未奉左右？」

靜子柔聲答曰：「區區弱質，奚云惜者？今余方自家中來，姨母令姊令妹及阿母，咸集廚下製瓜團粉果，獨余偷閒來此，奉候三郎，三郎歸，吾心至適。」余重謝之曰：「深感阿姊厚意見待，愧弗

克當，望阿姊次回，毋冒夜以竚我，吾姊恩意，特恐下走不稱消受耳。」余言畢，舉步欲先自入門，靜子趣前扶將曰：「三郎且住，三郎悅我請問數言乎？」余曰：「何哉？姊胡爲客氣乃爾？阿姊欲有下問，穉弟固無不願奉白者也。」靜子躊躇少間，乃出細膩之詞，第一問曰：「三郎邇來相見，頗帶幽憂之色，是何故者？是不能令人無鬱拂，今願竊有請耳。」余此時心知警兆，兀立不語。靜子第二問曰：「三郎可知今日阿母邀姨母令姊往禮淡島明神，何因也？吾思三郎必未之審。」余聞語茫然，

瞠不能答；旋曰：『果如阿姊言，未之悉也。』靜子低聲而言，其詞斷續不可辨，似曰：『三郎鑒之，總爲君與區區不肖耳！』

### 第十六章

余胸震震然，知彼美言中之骨也。余正怔忡間，轉身稍離靜子所立處，故作漫聲指海面而言曰：『吾姊試諦望海心黑影，似是魚舸經此。然耶，否耶？』靜子垂頭弗余答；少選，復步近余胸前，雙波略注余面。余在月色溟濛之下，凝神靜觀其臉，橫雲斜月，殊勝端麗。此際萬籟都寂，余心

不自鎮。既而昂首矚天，則又烏雲彌布，祇餘殘星數點，空搖明滅。余不覺自語曰：『吁，此非人間世耶！今夕吾何爲置身如是景域中也？』余言甫竟，似有一縷吳綿，輕溫而貼余掌；視之，則靜子一手，牽余一手，扶彼枯石而坐。余卽立其膝畔，而不可自脫也。久之，靜子發清響之音，如怨如訴曰：『我且問三郎，先是姨母，曾否有言關白三郎乎？』余此際神經已無所主，幾於膝搖而牙齒相擊，垂頭不敢睇視。心中默念，情網已張，插翼難飛，此其時矣！但聞靜子連復問曰：『三郎乎，果

阿姨作何語？三郎甯勿審於世情者？抑三郎心知之，故弗肯言？何見棄之深耶！余日來見三郎愀然不歡，因亦不能無瀆問耳。」余乃力制驚悸之狀，囁嚅言曰：『阿娘嚮無言說，雖有，亦已依稀不可省記。』余言甫發，忽覺靜子筋脈躍動，驟鬆其柔荑之掌，余知其心中因吾言而愕然耳。余正思言以他事，忽爾悲風自海面吹來，乃至山巔，出林薄而去。余方凝竚間，靜子四顧皇然，卽襟間出一溫香羅帕，填余掌中，立而言曰：『三郎，珍重，此中有繡角梨花箋，吾嬰年隨阿母學挑繡而成，謹以奉

贈，聊報今晨傑作，君其納之！此閒花草，甯足以  
賁三郎？其亦知吾心耳。」余乍聞是語，無以爲  
計，自念拒之於心良弗忍，受之則覩物思人，甯可  
實踐成言，以遂其心耶？余反復思維，不知所可。  
靜子旋欲有言，余陡聞陰風怒號，聲振十方，巨浪  
觸石，慘然如破軍之聲。靜子自將箋帕襲之，謹納  
余胸間。既訖，遽握余臂，以腮熨之，嚶嚶欲泣  
曰：『三郎受此勿戚，願蒼蒼者佑吾三郎無恙。今  
吾兩人同歸，朝母氏也。』余呆立無言，唯覺胸際  
趑趑而躍；靜子嬌不自勝，摻余徐行。及抵齋中，

稍覺清爽，然心緒紛亂，廢棄一切。此夜今時，因悟使不析吾五漏之軀，以還父母，又那能越此情關，離諸憂怖耶？

### 第十七章

翌朝，天色晴朗，惟氣候遽寒，蓋冬深矣。余母晨起卽部署，廚娘，出餽飪，又陳備飲食之需；既而齊聚膳廳中，歡聲騰徹，余始知姊氏今日歸去。靜子此際作魏代曉霞妝，餘髮散垂右肩，束以繡帶，迴絕時世之裝；覩覩與余爲禮，益增其冷豔也。余既近爐聯坐，中心滋耿耿，以昨夕欸語海邊



之事，余未以實對彼姝故耳。已而姊氏辭行，余見靜子拖百褶長裙，手携余妹送姊氏出門，余步跟其後，行至甬道中，余母在旁，命余亦隨送阿姊。

靜子聞命，欣然即轉身爲余上冠杖。余曰：

『謹謝阿姊，待我周浹。』余等齊行，送至驛上，展輪車發，遂與余姊別。歸途唯靜子及余兄妹三人而已。靜子緩緩移步，遠遠見農人治田事，因出其纖指示余，順口吟曰：『采菱辛苦廢犁鋤，血指流丹鬼質粘；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三郎，此非范石湖之詩歟？在宋已然，無怪吾國今

日賦稅之繁且重，吾爲村人生無限悲感耳。」靜子言畢，微喟，須臾忽絳其頰，盼余問曰：「三郎得毋勞頓？日來身心，亦無患耶？吾晨朝聞阿母傳言，來週過已更三日，當挈令妹及余歸箱根；未審於時三郎可肯重塵游屐否？」余聞言，萬念起落，不卽答；轉視靜子，匿面於綾傘流蘇之下，引慧目迎余，爲狀似甚羞澀。余曰：「如阿娘行，吾必隨住尊府。」余言已，復迴顧靜子眉端，隱約見愁態。轉瞬靜子果蘊淚於眶，嚶然而呻曰：「吾晨來在膳廳中，見三郎，胡乃作戚戚容？得毋玉體違

和？敢希見告耳。苟吾三郎有何傷感，亦不妨掬心相示，幸毋見外也。」余嚶嚶弗答。靜子復微微言曰：「君其怒我乎？胡靳吾請！」余停履抗聲答曰：「心偶不適，自亦不識所以然，勞阿姊詢及，慚惕何可言，萬望阿姊饒我。」余且行且思，忽然有觸於心，弗可自持，因失聲呼曰：「吁，吾滋愧悔於中，無解脫時矣！」余此時淚隨聲下。靜子雖聞余言，殆未得窺余命意所在，默不一語，繼而容光慘悴，就胸次出丹霞之巾，授余搵淚，慰藉良殷，至於紅淚沾襟。余暗驚曰：「吾兩人如此，非

壽徵也！』旁午始蒞家庭，靜子與余都弗進膳。

### 第十八章

余姊行後，忽忽又三日矣。此日大雪續粉，余緊閉窗戶，靜坐思量，此時余心與雪花交飛於茫茫天海間也。余思久之，遂起立徘徊，歎曰：『蒼天蒼天，吾胡盡日懷抱百憂於中，不能自弭耶？學道無成，而生涯易盡，則後悔已遲耳。』余諦念彼姝，抗心高遠，固是大善知識，然以眼波決之，則又兒女情長，殊堪畏怖；使吾身此時爲幽燕老將，固亦不能提鋼刀慧劍，驅此嬰嬰宮宛者於漠北。吾

前此歸家，爲吾慈母；奚事一逢彼妹，遽加余以爾許纏綿婉戀，累余虱身於情網中，負己負人，無有是處耶？嗟乎，繫於情者，難乎尤怨，歷古皆然；吾今胡能沒溺家庭之戀，以閑愁自戕哉？佛言：『佛子離佛數千里，當念佛戒。』吾今而後，當以持戒爲基礎，其庶幾乎！余輾轉思維，忽覺斷惑證真，刪除豔思，喜慰無極；決心歸覓師傅，冀重重懺悔耳。第念此事決不可以稟白母氏，母氏知之，萬不成行矣。忽而余妹手託錦製瓶花入，語余曰：『阿兄，此妹手造慈溪派插花，阿兄月旦，其能有

當否？』余無言，默視余妹，心忽恫楚，淚盈余睫；思欲語以離家之旨，又恐行不得也。迄吾妹去後，余心顫不已，返身掩面，成淚人矣。

此夕余愁緒復萬疊如雲，自思靜子日來懨懨，已有病容；迹後情詞，又似有所顧慮，抑已洞吾隱衷，以我爲太上忘情者歟？今旣不以禮防爲格，吾胡不親過靜子之室，敍前因，或能宥我；且名姝深憐，又何可棄捐如是之速者？思已，整襟下樓，緩緩而行，及至廊際，聞琴聲，心知此吾母八音琴，爲靜子所彈，以彼姝喜調梅春之曲也。至「夜

迢迢，銀臺絳蠟，伴人垂淚」句，忽而雙絃不諧，音變滯而不延，似爲淚珠沾溼。迄餘音都杳，余已至窗前，屏立不動。乍聞余妹言曰：『阿姊，晨來所治針黹，亦已畢業未？』靜子太息答余妹曰：『吾欲爲三郎製領結，顧累日未竟，吾工真濡滯也。』余既知余妹未睡，轉身欲返，忽復聞靜子淒聲和淚細詰余妹曰：『吾妹知阿兄連日，胡因鬱鬱弗舒，恆露憂思之狀耶？』余妹答曰：『吾亦弗審其由。今日尙見阿兄獨坐齋中，淚潛潛下，良匪無以。妹誠愕異，又弗敢以稟阿孃，吾姊何以教我慰』

阿兄耶？』靜子曰：『顧乃無術。惟待余等歸期，吾妹努力助我，要阿兄同行，吾甯家，則必有以舒阿兄鬱結；阿兄蒞吾家，兼可與吾妹劇談破寂，豈不大妙！不觀阿兄面龐，近日十分消瘦，令人滋恨恨。今有一言相問吾妹，妹知阿母，阿姨或阿姊，嚮有何語，吩咐阿兄否？』余妹曰：『無所聞也。』靜子不語，久之微呻曰：『抑吾有所開罪阿兄耶？余雖勿慧，曷遂相見棄！』言至此，噫焉而止。復曰：『待明日，但乞三郎加示喻耳。』靜子言時，淒咽不復成聲；余猛觸彼美沛然至情，萬緒



悲涼，不禁欷歔泣下，乃歸，和衣而寢。

### 第十九章

天將破曉，余憂思頓釋，自謂覓得安心立命之所矣。盥漱既訖，於是就案搦管構思，撫然少間，力疾書數語於素箋云：『靜姊妝次：嗚呼，吾與吾姊終古永訣矣！余實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義干雲，吾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離胎，遭世有難言之恫，又胡忍以飄飄危苦之軀，擾吾姊此生哀樂耶！今茲手持寒錫，作遠頭陀矣！塵塵剝剝，會面無因，伏維

吾姊，貸我殘生，夫復何云？倏忽離家，未克另稟  
阿姨阿母，幸吾姊慈悲哀愍，代白此心；並婉言勸  
二老，切勿悲念頑兒身世，以時強飯加衣，卽所以  
憐兒也。幼弟三郎含淚頂禮。『書畢，卽易急裝，將  
箋暗納於鞞骨細盒之內；盒爲靜子前日盛果臛余，  
余意行後，靜子必能檢盒得箋也。摒擋旣畢，舉目  
見壁上銅鐘，鏘鏘七奏，一若催余就道者。此時阿  
母阿姨，咸在寢室，爲余妹理衣飾；靜子與廚娘女  
侍，則在廚下，都弗余覺。余竟自闢柵潛行，行數  
武，余迴顧，忽見靜子亦匆匆踵至，綠鬢垂於耳

際，知其還未櫛掠，但倉皇呼曰：『三郎，侵晨安適？夜來積雪未消，不宜出行；且晨餐將備，曷稍待乎？』余心爲赫然，卽脫冠致敬，恭謹以答曰：『余近日疎慵特甚，忘却爲阿姊道晨安，幸阿姊恕之。吾今日欲觀白瀧不動尊神，須趁雪未溶時往耳。敬乞阿姊勿以穉弟爲念。』靜子趣近余前，愕然作聲問曰：『三郎顏色，奚爲乍變，得毋感冒？』言畢，出其膩潔之手，按余額角，復執余掌言曰：『果熱度騰湧，三郎此行可止，請速歸家，就榻安歇，待吾稟報阿母。』言時聲顫欲嘶，余卽

陳謝曰：『阿姊太過細心；余維覺頭部微暈，正思外出，吸取清氣耳。望吾姊勿尼吾行，二小時後，余卽甯家，可乎？』靜子以指掠其鬢絲，微歎不余答；久乃嬌聲言曰：『然則吾請侍三郎行耳。』余急曰：『何敢重煩玉趾？余一人行道上，固無他慮。』靜子似弗釋，含淚盼余喟然答曰：『否，粉身碎骨，以衛三郎，亦所弗惜，况區區一行耶？望三郎莫累見却，卽幸甚矣。』余更無詞固拒，權伴靜子逡巡而行。道中積雪照眼，余略顧靜子芙蓉之靨，襯以雪光，莊豔絕倫，吾魂又爲之爽然而搖。

也！靜子頻頻出素手，謹灸余掌，或捫吾額，以覘熱度有無增減，俄而行經海角砂灘之上，時值海潮初退，靜子下其眉睫，似有所思。余囑靜子清癯已極，且有淚容，心滋惻悵，遂扶靜子腰圍，央其稍歇。靜子脈脈弗語，依余憩息於細軟乾砂之上。此時余神志爲爽，心亦鎮定，兩鬢熱度盡退，一如常時；但靜默不發一言。靜子似漸釋其悲梗，尙復含愁注視海上波光。久久，忽爾扶余臂愀然問曰：

『三郎，何思之深也？三郎或深訝吾言唐突耶？前接香江郵筒中附褪紅小簡，作英吉利書，下署羅弼

氏者，究屬誰家掃眉才子，可得聞乎？吾觀其書法  
斌媚動人，寧讓簪花格體，奈何以此蟹行烏絲，惑  
吾三郎，快快至此田地？余以私心決之，三郎意似  
憐其薄命如櫻花然者。三郎今茲肯爲我傾吐其詳否  
耶？』余無端聞其細膩酸咽之詞，以余初不宿備，  
故噤不能聲。靜子續其聲韻曰：『三郎胡爲緘口如  
金人，固弗容吾一聞芳訊耶？』余遂逕報曰：『彼  
馬德利產，其父卽吾恩師也。』靜子聞言，目動神  
搖，似極慘怛；故遲遲言曰：『然則彼人殆絕代麗  
姝，三郎固豈能忘懷者。』言畢哆其脣櫻，迴波注

睇吾面，似細察吾方寸作何嚮背。余略引目視靜子，玉容瘦損，忽而慧眼含紅欲滴，余心知此子固天懷活潑，其此時情波萬疊而中沸矣。余情況至窘，不審將以何詞答；少選，遽作莊容而語之曰：『阿姊當諒吾心，絮問何爲？余實非有所戀戀於懷；顧余素怏怏不自聊者，又非如阿姊所料。余周歷人間至苦，今已絕意人世，特阿姊未之知耳！』余言畢，靜子揮其長袖，掩面悲咽曰：『宜乎三郎視我，漠若路人；余固烏知者？』已而復曰：『嗟乎三郎，爾意究安屬。心向麗人則亦已耳，甯遂忍

然弗爲二老計耶？」余聆其言，良不自適，更不忍傷其情歟；所謂藕斷絲連，不其然歟？余遂自縮愁絲，陽慰之曰：「穉弟胡敢者？適戲言耳。阿姊何當介蒂於中，令穉弟皇恐無地。實則余心緒不甯，言乃無檢，阿姊愛我既深，尙冀阿姊今以恕道加我，感且無任耳。阿姊其見宥耶？」靜子聞余言，若喜若憂，垂額至余肩際，方含意欲申，余卽撫之曰：「悲乃不倫，不如歸去。」靜子愁悵略釋，盈盈起立，捧余手重複親之，言曰：「三郎，記取後此無論何適，須約我偕行，寸心釋矣。若今晨匆匆



自去，將毋令人懸念耶？」

余卽答曰：『敬聞命矣。』靜子此時俯身，拾得虹蚊貝壳，執玩反覆，旋復置諸沙面，爲狀似甚樂也。已而駢行，天忽陰晦，欲雪不雪，路無行人。靜子且行且喟，余慄慄惴懼不已，乃問之曰：『阿姊奚歎？』靜子答曰：『三郎有所不適，吾心至慊。』余曰：『但願吾姊寬懷。』此時已近山脚孤亭之側，離吾家祇數十武；余停履謂曰：『請阿姊先歸以慰二老，小弟至板橋之下，拾螺蛤數枚，歸貽妹氏：容緩二十分鐘甯家，第恐有勞垂盼。阿』

姊願耶？否耶？」靜子曰，「甚善。余先歸爲三郎傳朝食。」言畢，握余手略鞠躬言曰：「三郎，早歸，吾偕令妹侍伺三郎，同御晨餐。今夕且看明月照積雪也。」余垂目細瞻其雪白冰清之手，微現蔚藍脈線，良不忍遽釋，惘然久之。因曰：「敬謝阿姊禮我！」

## 第二十章

余目送靜子珊珊行後，喟然而歎曰：「甚矣，柔絲之絆人也！」余自是力遏情瀾，亟轉山脚疾行。漸前，適有人夫牽空車一輛，余招而乘之，逕

赴車站；購票訖，汽車卽發，二日半，經長崎，復乘歐船西渡，余方豁然動念。遂將靜子曩日所媵鳳文羅簡之屬，沉諸海中，自謂憂患之心都泯。更二日，抵上海；余卽日入城，購僧衣一着易之，蕭然嚮武林去。